

书趣文丛第四辑

透过对浮世的描绘，看出一个努力想把本根留住的、时时在品味着人生的作者。

浮世绘

刘东 著



书趣文丛第四辑

84207

I267-51
8.8

浮世绘

刘东 著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世绘 / 刘东著. —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6.8
(书趣文丛; 第四辑)
ISBN 7-5382-4544-8

I. 浮… II. 刘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小品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2838 号

浮世绘

刘东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175,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 $\frac{1}{4}$ 插页: 2

印数: 10,001—16,000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之江

技术编辑: 华德

装帧设计: 张宏

美术编辑: 宋丹心

特约校对: 李兰亭

责任校对: 王玲

ISBN 7-5382-4544-8 / C · 170

定价: 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

第四辑

小引

八十年代有“文化热”，九十年代据说又有新的“文化热”。两大热潮，聚讼纷纭，众说杂陈。爱之者说这一次是引进之先声，开放的前提，或者是说彼一次是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之传承，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小结；攻之者则责此为“全盘西化”，或怨彼为“义和团病”之再现。不论如何，中国思想文化界由此可以有“众说”和“聚讼”之可能，实在是大好事一桩。在我们局外人看来，不仅觉得煞是好看，而且深为庆幸：中国究竟是越来越进步了！

两次发热，佳作如潮，现在或将来想必均有我们同行中的才俊之士，辑之成书，销以行市。现在我们只做一件小事：取其将来的巨编的可能的子遗，编入《书趣文丛》，作为这一丛书的第四辑。未见皇皇巨编，先辑零星“子遗”，于理不合，于礼不周，但世上某些事也许非要如此“非理性”方可。

古往今来，凡是文人学士所熟悉的事，必然同“读书”一事有直接、间接的关系。因为文人之为文人、学士之为学士，说到底，究竟大多是“从图书馆里来又回到图书馆里去的”。他们有时也要受命去杀猪，去种田，去放牛，也会去做官，去经商，但是，一为文人学士之本来面目，就离不开书。有这一点，我辈附丽于文人学士的所谓“文化服务工作者”才有些小事可做，讨得些许生活之资。这一辑所欲呈现者，是近年热潮中涌现的中青年学人的读书心得之若干部分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学人中以近年比较活跃的为主，而且限于交往，大多是我们在本职工作中经常请益、讨教的一些位熟人。就中，吴方先生英年早逝，最为可惜。其他各位则在学界文坛驰骋正勇，学术生命如日方升，相信今后当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。但即此一部分小小的学术小品，亦可看出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今人是不让前贤的。我辈生逢其时，可以为八九十年代优秀学人编书效力，为中国文化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成就的一个小小的侧面，深有幸焉！

脉 望

一九九六年三月

书趣文从第四辑

- | 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5 | 4 | 3 | 2 | 1 |
| 考察在涧 | 不肯进取 | 放虎归山 | 斜阳系缆 | 独语 |
| 葛兆光 著 | 黄梅 著 | 李零 著 | 吴方 著 | 赵园 著 |
| 10 | 9 | 8 | 7 | 6 |
| 斜晖脉脉水悠悠 | 旧影与新知 | 浮世绘 | 阅读日本 | 寻找手稿 |
| 王振忠 著 | 汪晖 著 | 刘东 著 | 陈平原 著 | 李庆西 著 |

3AC43/01



目 录

- ◎自叙 / 1
- ◎又上景山 / 7
- ◎“读”武侯祠 / 12
- ◎红袖添香夜读书 / 18
- ◎忘不了的普希金 / 21
- ◎路遇艾青 / 25
- ◎并非胡话 / 34
- ◎“全盛期”过去之后 / 45
- ◎看球的门道 / 53
- ◎“差不多”中的道理 / 59
- ◎论笔名是否重要,或论防止假冒
 伪劣作品是否可能 / 69
- ◎贼胆真大 / 74
- ◎腐败与生活 / 78
- ◎北京文化的另一面 / 82

- ◎叶公好书 / 87
- ◎书中 / 92
- ◎爱情的圣经 / 95
- ◎真想读点马一浮 / 103
- ◎今宵梦醒何处? / 107
- ◎谣传的悖论 / 117
- ◎诗与思的相克相生 / 126
- ◎梦想与现实的交替与权衡 / 128
- ◎我们译得还太少 / 134
- ◎《中国当代美术史:1985—1986》编后记 / 138
- ◎学着思想 / 144
- ◎愿《东方》更上一层楼 / 149
- ◎欧阳修的文学主张 / 152
- ◎苏东坡的艺术观 / 158
- ◎“难养论”释正 / 164

◎尚武精神之失落 / 171

◎中国的世俗神祇 / 178

◎五四那天早上 / 185

◎“新文化运动”断想 / 190

◎此卦不算也罢 / 198

◎关于中国教育现状的通信 / 201

◎为什么不是“哲学与史学之合”？ / 212

◎应对网络社会的挑战 / 217

自叙



尽管从业者多已从清贫沦为赤贫，但治学这个行当，仍自被普遍视作一条“人间正道”，似乎比任何其他职业都更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。倘非如此，我们就不会看到下述的有趣现象了：只要有谁想在电视屏幕前慷慨陈词，总要弄几排书来权充“舞台背景”，以便朝公众亮一副光明正大的相，——哪怕在其实际生存状态中，也许酒柜的用途远比书架为大。

由此我们就不妨说，在世俗的嗅觉中，“臭老九们”又被“倒悬”了一次。他们虽命中注定洗不去这身臭味儿，但过去却是被称作“闻着臭、吃着香”的，而今则又变成“闻着香、吃着臭”了。如果有谁愿意就此种社会心理做一番抽样调查，他保管会发现，答卷者十有八九都会把“兴趣所在”描绘为“读书、著文”之类；只可惜，严肃的出版家们恐怕并无多少勇气去轻信这类矫饰的自白，因为倘能果有如此景气的供求关系，印坊的生意经早就会好念多了。

话虽是这般说，每当听到有人背儿歌似地列举“读书好处多多”时，我仍不免觉得心虚气短，惟恐自己把治学这种“志业”，弄成了仅仅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，而辜负了人家天



真的希冀。比如，一听到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这类名言，我便不禁要转念去想，其实弄得不好，书本也最有可能成为人类堕落的滑梯。再如，一听到“读书能陶冶性情充实人生”这类俗话，我也忍不住要转念去想，倘若稍不留神，书本也最容易把人生掏空寂灭。由此，我们就至少应该觉悟到，眼下业已成为许多人日常功课的写作活动，并不像俗常认定的那样能自动地具备合法性，——关键还在于这些作家究竟为什么写作、又写出了什么？

而另一方面，或许不无反讽意味的是，一当哪位学者心存了此种疑虑，治学这个行当首先就有可能毁弃掉他自己的私人生活。这不仅是指，在其相当有限的生命活动中，除掉读书、写书、译书、校书、评书、查书、抄书、买书、借书、还书以及千方百计地挪借地方藏书之外，业已是所剩无几了，还更其是指，只要他对于学术之天职生出了如临如履般的敬畏，就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种“恶性循环”之中——在学业上“投入”得越来越多，而“产出”得却越来越少，竟致于不得不久久留驻在恍惚忐忑的思虑状态，不光自己潇洒不起来，就连羡慕别人一番的功夫都挤不出来了……



以上那副窘态，完全可以读作作者的自况和自嘲。大凡资质愚钝如我、而偏又以学为业者，总归要落到这般田地，对此我是既无从逃避，又无由怨尤。做学问毕竟不是欺人欺天的天桥把式，只图从表面上糊弄一时总是不行的；所以，自己既已“做了过河卒子”，就唯有蜗居书斋、害着“慢性疲劳综合症”终老此生。人生的茶喝到这会儿，才刚刚品出“四十而不惑”这句话的几分苦涩：那并不是指你已经获得了豪迈的胆气，以为自家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”了，它不过是指你已经别无选择，甚至连迟疑惶惑一下的资格都不再拥有，否则便不啻在坐等“一事无成两鬓斑”。

然则，对于自己此生已沦为“学术动物”的下场，我又不自觉有几分于心未甘。因为，即使在经过大家的努力之后，治学尚且可以算得一条“人间正道”，我也不过是受命运捉弄而“误入正途”罢了；若是依少年时的理想，我是更愿去做一名诗人或歌手的，那至少会允许我更直接地聆听与唱和自己生命的律动，从而更显得不虚人生之行。尽管经过反复的试探，我总算还找到了一种比较贴合自己天性的表达方式，偷偷把亟待宣泄的激情略为释放到学术性文字中，以获得些许的心



理补偿，可每念及自己居然万般无奈地“戒了诗”，我仍不免要生出“被阉割”的恐惧！

正是内心中这股怏怏之情，才促使我难以自持地甘冒“不务正业”之讥，写出了此书中的大部分篇什。严格计较起来，结这样一个集子给《书趣文丛》，颇有些不伦不类。此间纵也收入了一些以书为题的述评或序跋，但它们多因作者本人心神不宁，而未能真正涉笔成“趣”；何况另有不少非关“本本”的杂感，益发暴露出作者的情急气紧，更不堪与文友们的风雅之作凑“趣”。所以，我还是在本书开头处就从实招供的好：自己虽离群隐居了这么久，却从未能像闲云野鹤那般自在，此亦受天性所误，安敢再以此误人？——读者中倘有为贻养天年而开卷找乐者，径将此书弃之可也！

而最令人黯然神伤的是，假使苍天不负我如此，那么本来至少还应还有两个人，尚可作为此书的预期读者：其一是含辛茹苦了数十年、却在孩儿临毕业前溘然长逝的家母，其二是失之交臂了多少次、而今已客走他乡音讯杳然的女友。不管此书怎样地暴露了作者的浅陋浮躁，她们都决不会对我



投以白眼，因为恰是从这类嘻笑怒骂中，她们才真正看到了一个更生动的我、更谙熟的我、更像我的我。今后再于梦中相遇时，我定当亲手将此书献给她们，以使其知晓，一旦无缘与之亲近，我的生活里会何等缺少阳光……但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，却唯觉得阔别经年后，生亦茫茫，死亦茫茫，竟是“一枝折得，人间天上，没个人堪寄”，——悲夫！

正缘乎此，本书虽名曰“浮世绘”，似乎意在刻画人间世的沧桑炎凉，但读者们无论知我罪我，却总能透过这种对浮世的描绘，而看出一个努力把本根留住的、时时在品味着人生的作者。此中之境，或如卞之琳的《断章》所云：

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
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
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

正像学术生涯从来不是我刻意选择的一样，人生旅程



也绝非由谁自觉索取的。不过,为了不负大自然的化育,只要还未到可以请别人来“启手启足”的那一天,我们总应战战兢兢地守护着自己的生命,并且如实记下此中的体验,不管其间甘苦如何。

刘 东

一九九五年十月三十日识于京西寓所

又上景山

真没想到，时隔二十几年，我两次无意间登上景山，感受竟是那样的不同。

第一次是在十岁那年，我从天安门一直走到了景山。——也正因为这样，这个小土丘给我的印象，就不是它本身的什么景致，而是它和天安门的某种联系。本来，一个初到北京的外省孩子，只知道这里有一座金壁辉煌、红旗招展的天安门。在我背熟了的儿歌里，它是象征着一切光明与美好的圣物。可是，等后来跟着大人买票走进了天安门（那时候还准许参观故宫的人走它的正门），我才恍然大悟：这座城楼原来是皇帝家的大门，打这里穿过故宫，直通皇宫后门外的那座小山，——那是人们用挖护城河的泥土堆起来的，名叫景山。

我当时什么都没有想，也什么都不会想。不过，这番经历却使幼稚的我对天安门生发了一种无名的失望。而等我长大了一些，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化浩劫的价值毁灭之后，这种失望就渐渐的明朗化了，被填充了一些确定的内容。我那时是喜欢做诗的，所以也就对记忆中的景物进行了诗意的联想。我以为，从天

安门走到景山，正象征着一个专制皇朝命中注定的全部起承转合。你看——从万众欢腾的天安门，走过杀气腾腾的午门，来到静鞭三响的金銮殿，再穿过佳丽三千、却只准有一个男人的后宫，不是正好走到了吊死过明末崇祯皇帝的歪脖子树下了么？这里的建筑空间，似乎高度凝炼地冻结了中国古代周而复始的历史时间，向人们诉说着新一轮又新一轮大同小异的悲剧故事。谁从这里走一遭，就好像看过了一次中国历史中特有的“王朝循环”。

我曾经想就此写一篇充满火药味的诗，题目便叫做《从天安门往里走》。照我当时的构思：无论人们有过多少梦想，只要从南向北走到景山，都会感到一股透骨的悲凉和幻灭。因为这一抔陈土，其实正是当初在这里修造紫禁城时便已准备好的巨大的坟墓，它记录着又预示着对于中国落后政治文化的一次又一次的埋葬。因此，我想用诗一样的热情大声疾呼：景山所象征的，正是五千年古老传统之在劫难逃的宿命；它唯一的意义是向人们昭示——它周围的一切建筑都已经不再有意义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保存和复活它们！

但我的兴奋点很快就转移了，觉得写一首这样批判性的诗也没有多大意思。也许，我天生太喜欢沉思默想和寻根究底了，所以在尝试着写作和发表了一些哲理诗之后，就又感到，仅仅这样去关注事物的细节和追踪它们的表面联系，实在是太不过瘾了。就像古希腊人的精神不可逆转地从“文学年代”跃入了“哲学年代”一样，我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把注意力停留在感性世界上，而总是希望能够看穿它内在的奥秘。因而，我就越来越不习惯于触景生情地率性走笔了；似乎只有最难以想透的玄奥道理，才会引起我长久的兴奋状态，才会使我萌生以写作去征服它的冲动，——用我自己的话来说，我是不屑于再去发“轻狂的才子气”；而用朋友们的话说，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天苦着脸的标准的“学术动物”。